

〈清洗〉

人物

男子：30 歲，因感染病被隔離在醫院中。國中輔導老師。

護理長：女，40 歲

護士 A：女，25 歲

護士 B：女，23 歲

醫生：男，45 歲

第一場

在醫院八樓的病房中。男子走到窗外。時間是下午。

男子：當我從這個房間俯望這座城市，我看見
這座城市，建築物以及行動中的人們
我也曾經在那些建築物之間
在那些人當中走動，但是我從來沒有留意過有誰在看我
從下面往上看，往天空看去
或許當時有誰正在俯視著我，或許我的身影
曾經是一個人死去之前最後的畫面
然後他就帶著關於人類最後的記憶進入天堂
聽見上帝對他說：你來了，我看你很久了
如果有人可以現在衝上來，打開門，對著我說
摸著我的臉說：我看你很久了，然後我說：你來了
我今天晚上就可以比較好睡

男子回到床上

這張床是白色的，枕頭也是白色的，在這個白色房間裡
窗簾也是白色的，地板、天花板、櫃子、椅子、桌子都是白色的
還有這個白色的花瓶以及一束白色的鮮花
只有我不是白色的

我有好多次都想要一直躺在這裡，一直躺著。
直到有一次真的發了高燒，那是在我高中的時候
我躺著，並且極度敏銳。耳邊所有的聲音，無論是腳步聲

還是窗外車流的行進、呼嘯
都讓我坐立難安
我因此沒有去參加那次的期末考
當一個人從原本的行事曆上逃跑的時候
或是當一個學生從點名單上逃跑的時候
他會感覺到罪惡，或是不安，但是別人卻不會有任何感覺
好像名單上的記號，不會因為空白而喪失意義
所有的記號都會繼續被書寫下去
老師說，我是喜歡逃避的人
他好心的說，這不是一種責難
以後當我出了校門，進入社會之後，有很多事情是沒有辦法簡單的逃避
同學說，他們羨慕我可以放假
不，沒有，沒有人曾經這樣跟我說
當期末考結束之後，校門一開
所有的同學就逆著陽光、逆著夏天的風往前奔跑
在鳳凰樹的陰影之下，我好像逆著所有的人潮
在教室的角落參加了補考

放假中的校園異常的寂靜，我走過校門
越過穿堂，順著往常的路線來到了我的教室
我第一次發覺教室後面的佈置很漂亮
那是同學們用噴漆噴成的，一個年輕的男孩坐在月亮上
旁邊是滿天的星斗，散落著，且光芒熠熠，近在咫尺

男子打開收音機，轉到一個播放古典音樂的電台，之後又轉到一個流行音樂的電台，之後他不知道要轉到哪一台，短暫聽了一下雜音，隨即把收音機關掉。他拿起收音機旁的手機，好像是一個不屬於他的東西。

男子：（對著手機）

親愛的，你知道嗎，我現在在一棟旅館的八樓
從這裡可以看見沙灘、棕櫚還有無邊無際的海洋
就好像我們曾經去過的那片沙灘，你還記得
你還記得，而且你現在是在笑嗎
我可以聽見你在笑，你常常跟我抱怨，叫我不問你有沒有在笑
幫我把電話轉給媽，我想跟他說說話

（轉換語氣）

媽，媽，你聽得見嗎，我知道你聽不見

我只想跟你說，我好像已經完成我的夢想了
我說我好想住在醫院裡面，因為這樣子就可以一直請假
就可以永遠不用去上課
但是我現在知道了，一個人應該待在家裡
一直待在家裡
躺在床上，起床，洗臉刷牙吃飯睡覺
就像是一個很小的小孩，或是一個很老的老人那樣
或者像是一隻玩具熊，對，一隻玩具熊
當我發現小時候的玩具熊不見時
我已經忘記自己多久沒注意到牠了
牠不見了，我卻也沒有太多的感覺，沒有失落感
就好像牠永遠不會消失，我要我一躺下來
牠就會自動出現在我身邊
（轉換語氣）
可以把手機給牠聽嗎，我想跟牠說說話
還是給我的書桌聽，給我的牆壁聽，或者是給馬桶聽
對，給馬桶聽，馬桶是一個最親密的伴侶
還是給我的床聽，給我的枕頭聽

男子倒在床上，不久後起來，開始緩慢地盥洗。

第二場

醫院的護理站。時間是傍晚。

護士 B：你聽說了嗎，他們說醫院已經全面封鎖了
這個消息來得太過突然，其他護士也說
自己是臨時被通知。突然之間，我就再也走不出這裡了
你一定聽說了，為什麼你這麼冷靜，對，你應該比我早知道
但是你什麼也沒反應，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
我不是你，我沒有辦法，我要辭職
如果必須放棄職務才能夠離開這裡
我願意放棄，只要我能夠出去

護士 A：關於這個消息
我已經知道，但是沒有比你早多少
因為我們只是最底層的護士，本來就會最後才知道上級的決定
你一定是新來的，所以才會這麼慌張
如果你瞭解自己所在的位置，就會坦然的接受這一切

安靜下來，繼續工作，直到封鎖結束為止
安靜下來，繼續工作，這是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不久之後一切就會恢復正常

護理長：如果有人不願意配合，只會讓事態更加嚴重
沒有人可以預知將來的發展，而現在的對錯與否
只能留給時間判斷
如果未來告訴我們，封鎖醫院可以順利阻止疾病的擴散
你願意犧牲自由嗎，或者是犧牲你的家人
我不知道
（頓）我只想聽聽我女兒的聲音

護士 B：錯誤，這個決定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開始
而這個錯誤，只能透過「如果」「假設」「應該」這些語言糖
衣加以包裹
還有時間一時間究竟會伸出溫暖的援手
還是慢慢地將我們殺死？
就像是秋天的冰霜將雛菊斬首？
我才二十二歲，但我現在的呼吸卻已經艱難地像個老人
我想要告訴全世界，我必須要告訴全世界
不，只需要一個人，我想要出去
我只需要跟我的男朋友說說話
我們約好今天晚上要去逛街，我要去買衣服，現在正好是購物
的時節
但是網路已經被切斷，他的手機也不通
時間不再前進，而是倒流回我的幼童時代
沒有通訊的時代
我已經忘記
那時我是怎麼活著，怎麼說話

護士 A：所以我們已經失去與外界的聯繫？
我現在才發現
就好像風箏忘記了拉扯的力量
我不知道，我忽然腦筋一片空白，失去了力量
我不知道該去哪裡，也不知道該站還是該坐
這道透明窗戶成爲我唯一的眼睛，可以看見醫院的外面
我從來都不知道，我如此懷念
外面的世界，我如此懷念

吵鬧的市街，以及喧囂的陌生人們
還有空氣，空氣當中滿是灰塵

護理長：有好多的攝影機，好多的記者
他們正在連線報導這一切，這一切，還是這一切的某些部分
還有人舉著標語，有人在彈吉他
但是我聽不太清楚，雖然我看得見
對，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這麼靠近媒體
好希望有一台攝影機可以在我面前
但是我不知道攝影機的另一頭會是誰？
是我的父母，還是我的女兒，還是我多年不見，幾乎已經要忘記了的
朋友，或情人？
我希望會是誰？
我的女兒剛剛打手機給我，他說家裡一切很好，也希望這裡一切很好

護士 B：爲什麼沒有人可以回答我的問題？
爲什麼沒有人可以說把我們關在這裡是錯的？
是錯的，還是對的？沒有人可以判斷
也沒有人可以批准這一份辭呈
我替我的手感到荒謬，因爲它緊握著一個了無意義的東西
我替我的心感到荒謬，因爲它是多麼地渴望穿越這扇透明的窗戶
穿越所有的窗戶
穿越千門萬戶，直到它能感到安適
但是不行，就像是玻璃櫥窗中的洋娃娃
只能一直向外注視
注視著，直到一切意義消失爲止

護士 A：我需要一道門，我需要找到那一道門

護理長：沒有門可以让你出去

護士 A：我要找的是入口，不是出口。在最底層的地方
那裡開始積水
原本清洗衣物、清洗棉被、清洗身體的器具
都開始毀損—積水逐漸上升—

病菌累積著
病菌透過那些身體繁殖
那些洗衣工人們在那裡躺著

這一切是怎麼來的？
這些恐懼的源頭，不在外面，而在裡面
不再語言當中，而在沉默當中

護士 B：妳不要下去，下去了就不要回來
妳不要去碰那些人，碰了那些人就不要回來
我不管這一切的來源
我只知道我必須要這一切是
乾淨的，是無瑕的

護理長：難道妳的制服不夠乾淨
難道口罩，或是防護衣
不會讓妳更加乾淨

護士 B：不會，甚至在這裡
我就已經像是受過污染—

護士 A：但是為什麼那些人必須要承擔更多的污點
有誰可以說自己的身體
不會寄居過病菌
而那些最早感染的人
又怎麼可能預料自己的身體
會成為豐饒的土地
寄居著我們所陌生的細微有機體

一個人不會親手玷污自己
那些手，都是別人的
醫生出現，走近護理長，告知她一些消息之後離開。
護理長：是誰負責走廊盡頭的病房？
（頓）有人在裡面上吊死了

第三場

護理長幫忙男子打理病房，幫花瓶換水。男子剛讀完寄來的信。

護理長：是誰寄來的信？

男子：之前學校的學生。

護理長：你是老師？

男子：國中老師，國中輔導老師。

護理長：信上寫了什麼？

男子：就是寫希望我可以早日出院。諸如此類的，沒什麼。

護理長：他們不打電話給你嗎？

男子：我的手機沒電了。（頓）剛好我也不想充電。

護理長：我們—我是說護士們，好像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講手機。

（頓）你不覺得很奇妙嗎？在這個時候，一個人的聲音會比他真實的軀體更有真實感。尤其是當我在跟我的家人講電話時，我有時候才突然察覺到那些聲音的質感，一種獨特性，一種具體感，讓人想緊抓不放。

男子：希望你們可以見到面，或許，在不久的將來。

護理長：對。（頓）如果你有回信需要轉交的話，我可以幫忙。

男子：噢—我想是不用了。

護理長：你沒有什麼話好說嗎？

男子：（微笑）不是，你看。（將信遞給護理長）因為他們特別附註不希望我回信。

沉默

護理長：這是便當。（把便當交給男子）聽別的護士說，前幾天你都叫他們把便當放在房門口就好。

男子：因為我知道沒有人會想要進來。

護理長：他們應該要送進來。

男子：但這樣也好，我希望沒有人進來

這幾天當中，我甚至會忘記自己是在醫院裡面

反而，更像是在一個普通的房間，有很多人住過的房間

有人在這邊痊癒，也有人在這裡死去

晚上的時候我好像可以聽見不同聲音交談著

在空氣中，窸窣窸窣的，此起彼落

但並不讓人感覺害怕或是寂寞

雖然我聽不懂

直到另一種聲音劃破了這個頻率，另一種聲音

在醫院的廊道上，人的走動聲，病床推動的聲音

模糊的廣播，模糊的交談聲

我甚至沒有辦法分別那些聲音是彼此交談，還是交錯地通往另一個空間

或通往另一個內在。

停頓

好像我位處這個世界的門外

只能隔著一道牆壁，聆聽另外一邊的流動

就好像一座小屋，窗外有河水經過

就好像我已經在室外，雖然我在室內

就好像我已經進來，卻不曾被接納

護理長：一棟不接納病人的醫院

男子：但是妳走了進來，就在不久以前。為什麼妳忽然進來？

護理長：有人上吊死了。（頓）所以我必須要確認每一間病房。

男子：所以妳進來，只是因為一個死人。（頓）我原本希望有人會爲了我而進來，爲了我。我不知道這竟然會是我的希望，但是我現在才知道。

護理長：我是爲了你，也不只是爲了你，我還必須去其它病房。

男子：所以妳害怕看見另外一具屍體嗎？難道一個活著的人不會讓妳更感到壓力？

護理長：我害怕看見另一具屍體，同時活著的人也令我懼怕。

男子：在死亡的界線以內，在這裡，妳和我，和他都有相遇的可能。

護理長：界線—界線？或許界線在另一個地方—

男子：妳來了，妳看見我，我在這裡，一切都很好。

護理長：這是我的責任，或者，這是護士的天職。

男子：天職？對，這是護士的天職，但不是你的。如果妳今天不是護士，那麼妳還會這樣說嗎？

護理長：我想我會。而且我沒想過這個問題。

男子：沒有必要把它當作理所當然的責任。（頓）如果它是，那也只是一種有條件的責任。

護理長：妳現在是在指責誰，或是什麼事情嗎？

男子：我只是不想造成你的負擔—我想，護士不是病人的人質。你們背負太多的期待，被綁在所謂的天職裡面。（頓）因為我是老師，我更可以體會。

護理長：這是人性的一部分。我沒有辦法逃避自己，也沒有辦法逃離這裡。

男子：妳知道那個人的名字嗎？上吊的那個？

護理長：那個人？我忘記了—我不知道。

男子：所以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護理長：總有人會知道的，可以去查，至少他的家人會知道？

男子：沒有名字的死去，如此的徹底。或許是因為我們不需要去呼喚那個名字，所以—。(頓) 如果妳死了，會有很多人記得妳。

護理長：為什麼你要這樣說？

男子：妳會成為因公殉職的英雄人物。

護理長：但我不是，我只是盡到我責任的一部分。

男子：有條件的責任。

護理長：有條件的責任。

男子：那麼你要怎麼去面對他們呢？

如果妳死後遇見他們，他們都沒有名字，只有妳有。

妳甚至無法叫住他們，他們會消逝

沒有名字的消逝，就跟時間一樣

第四場

在醫院的護理站

護士 A：一個病人在浴室中上吊自殺了

死了，成了一具屍體，但沒有人看見

只有妳，一個人把他移了出來，放進屍袋

然後一個小時之內就火化—消失—

帶走了身份證，所有的病歷資料

還有恐懼。只留下印象，在妳的腦裡

曾經與他面對面，當妳的雙眼凝視著他的臉龐

妳看見的不是疾病或是死，而是自己的衰亡

護理長：還有永遠也清洗不掉的味道

以及觸感，因此我便擁抱過了深淵

然後我想起我的摯愛與至親，我的女兒

從嬰兒到現在

難道墓床有辦法如同搖籃一樣輕晃

安魂曲接續著搖籃曲，搖籃曲再接續著安魂曲

而我的女兒，她是否還是照常上下學

在學校的孩童之間，無邪的穿越屬於自己生命的時時刻刻

就像我—但是爲什麼我永遠也清洗不掉
這時時刻刻加諸在我身上的一切，所有的一切

護士 B：不要靠近我，如果妳無法確定疾病是否已經擴散

護理長：他不是死於傳染，而是自殺

護士 B：死亡就是死亡，不要接近我

我在妳的手臂上看見了因爲失溫的冰冷才有的顫抖
甚至還混雜著那種氣味

護理長：妳可以離開任何人，但是妳無法遠離這裡

護士 B：我可以，爲什麼不能—

那不過是一扇門，一道封鎖線
我只要移動我的腳，穿過去
就像是風穿越岩石的隙縫，水自外頭穿滲進內裡
就像是每個健全的人類都可以做的那樣
輕輕的用力，甚至不需用力
只要走過去，就像是鳥，從一個枝頭
跳躍到另一個枝頭，另一個世界
跳躍，跳躍，跳躍

護理長：你出得去嗎—

你的腳真的是你的腳嗎
即使真的是，也不代表你擁有劃分界線的能力
過來，不要再繼續嘗試了
過來，沒有用了，你可以因爲限制而自由
就像我這樣，過來，過來，過來，來這裡

護士 B：（奔跑道牆面，倒下。起身重複動作）

就像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總有一次會成功，我要一直跑
直到我自己消散，不再背負逃避的形象
那不是我
就像這樣，你們也不用再背負
英勇認真的形象。當我奔跑時我第一次感覺到
所有的身份

從我身上崩解，分裂，消融

護士 A：然後旁人的目光會仔細的
把你重組，那些鏡頭會捕捉下你的片段
進而虛構另外的
那些片段

護士 B：這才是真正的情況
我要用我的手與眼睛去記憶這一切
我只能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我的感覺，這是我賴以維生的最後防線
我不能懷疑自己的感覺
（拿起攝影機）
說吧，就說說，妳所看見的

護士 A：（面對攝影機）
那是一場大火，波及全身的一場大火
一個死者理當獲得最後的憐憫
或是一些祝福，甚至是
一滴眼淚或是一聲嘆息
但是沒有，那場大火
焚燒的不只是肉體，還有髒汗，還有身份
燒死一具屍體，像是廢棄物般一在焚化爐

我不是只在此刻當下目睹過大火
這場大火從遠古延燒而來
像是報信的火光，從遠古，到中古
到現代，直到
時間的盡頭
要到何時，肉體才會領悟
身爲一具肉體的意義

但或許只有灰燼的輕盈
才能抵達那個盡頭
在那裡，灰燼會再次聚合集中
形成一朵朵繁盛的玫瑰
並且忘記它們自己的來世與往生

第五場

男子對著一架攝影機。護士 B 負責處理攝影機。花瓶中的花顯露出枯萎的跡象。

男子：（面對鏡頭）嗨，同學們，你們的信老師已經收到了。謝謝你們的這封信。（沉默）然後，希望妳看得到，如果妳看到的話，就請給我一通電話，好嗎？我希望我的號碼還留在妳的通訊錄裡面。

護士 B：你在跟你女朋友講話？

男子：不是，我們已經分手了。

護士 B：（頓）你可以說一下院內的情況，比方說這幾天下來你的感想。

男子：（依舊面對鏡頭）噢—醫院，對。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對我來說，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護士 B：你不知道？

男子：（對護士 B）你知道原因，沒有一個醫生還是護士願意踏進房間一步。

護士 B：所以你認為封院是一項錯誤的決定，是嗎？

男子：你想要我說什麼？

護士 B：沒有，你想說什麼都可以。

男子：你希望我說封院是個錯誤的政策，又或者是你想要用這些影像來改變現狀，不是嗎？雖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經在這台攝影機前面說了什麼，但是這些都只是你的手段—

護士 B：對，或許一開始是吧。

男子：而不是所有的手段。

護士 B：我也希望我有那麼多能耐。如果我有的話，我就沒有必要衝出封鎖，然後失敗回到這裡。(頓)我根本沒有機會說到一句完整的話，我的影像全部都是被剪裁過的。我的舌頭就像是拔掉一樣。我們不應該再繼續待在這裡。你應該這麼說的，難道你不覺得嗎？

男子：(拿起攝影機，照向牆壁)我只覺得，如果我是一隻螞蟻的話，或許我可以完全不去感受，這裡發生的所有一切。(照向護士 B)

護士 B：不要照我，我不是要衝出去的。你們看，所有的醫生、護士、還有病人都是這麼的冷靜。冷靜的坐在休息室裡，冷靜的漫遊在安全的樓層，冷靜的在浴室裡上吊。沒什麼特別的，如果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可能會以為這是一間正常運作的醫院。

沉默

男子：說完了嗎？

護士 B：你說完了嗎？

男子：我說完了。

沉默

護士 B：一切都會過去的，不是嗎？就好像死亡，屍體在一小時之內被焚毀，一切都化成灰燼。

男子：有人上吊自殺了一

護士 B：就像是受到高度污染的物品，立刻被丟進火爐裡面銷毀。

男子：(拿出香煙)就像是煙圈。

護士 B：(拿過香煙)就像是煙圈。

兩人看著煙圈的飄升與下落

護士 B：有一隻鳥撞到窗戶。

男子：一隻鳥？

護士 B：你想那隻鳥會怎麼看我們？

男子：會怎麼看我們？鳥的眼裡或許不會有人的形象，或許世界對他們而言就是一片彩色，甚至他們的顏色也超乎我們的想像。

護士 B：要是攝影機中的我們也——也只是一團顏色，如果我們也有翅膀。

男子：我們有翅膀的話。我們可以盤旋在空中，飛過那些我們一起去過的地方，飛過巨石雕塑的佛像，那些註定要毀壞在熱帶雨林的荒煙漫草但卻出土的國度裡。

護士 B：在南國，有夏日的梯田還有夜晚的燈籠，我們可以牽手，我們的手，會是乾淨的，沒有毒害。

男子：如果有害，你還會靠近我嗎？像是在渺無人煙處獨自生長的毒蕈，你會接近他、觀察他、觸摸他，甚至摘下他然後吃下他嗎？

護士 B：我喜歡你的觸摸——

男子：妳不存在的身體——

護士 B：你的手

男子：妳不存在了嗎？

護士 B：她離開很久了嗎？

男子：很久，很久，像是被歷史拋棄一般的長久。除了她我不知道該和誰說話。

護士 B：你的手好燙，你的體溫。

護士 B 起身，欲遠離男子。

護士 B：不要靠近我。

男子想要再度擁抱護士 B。

男子：再讓我觸摸妳，還有妳的身體，妳就是裸體的天使，妳是—

護士 B：不是，我不是一—

護士 B 掙脫男子，準備離場，在門邊她回頭。

護士 B：這不是你的錯，你知道的。（頓）這不是你的錯。

護士 A 進。沉默。

護士 A：護理長病倒了。

護士 B 聞訊離開，彷彿聽見最不願聽見的消息。

護士 A：你還好嗎？（頓）我看過你新拍的 X 光，肺部並沒有嚴重的浸潤現象。或許，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

第六場

護理長躺在病床上，護士 B 幫忙照料她。不久後，手機聲響，護士 B 略顯遲疑，但見護理長並無反應，便逕自接起手機。

護士 B：喂—喔，你要找妳媽媽—

她現在在休息，可能不方便接電話

我是上次帶妳去吃漢堡的護士姊姊，有什麼問題可以跟我說

妳媽媽她，現在狀況很好啊

怎麼會突然這樣說？妳不要擔心，妳媽媽沒有問題

她再過幾天就可以回家陪妳玩了，陪妳去上學

（頓）妳不想去上學？怎麼會？

（頓）他們真的這樣說？他們怎麼可以這樣說？

妳媽媽都在醫院，根本不可能接觸到妳，甚至連見個面都不可能

他們還說了什麼？

老師，還有同學都叫你不要去學校—喔，他們是說暫時而已

暫時不要去學校？

（較長的停頓，語氣突轉地）這樣也不錯啊—

妳可以在家好好休息，妳看，連老師都答應了不是很好嗎？
妳在家可以畫畫、唱歌、亂跑亂跳啊，多棒啊
不一定要去上課，一個人還是很有趣啊
（頓）我會再請妳媽媽打給妳，再見

護士 B 掛上手機，走進護理長。

護士 B：（自言自語地）

是妳女兒，沒有什麼，她只是說學校不准她去上課。

護士 B 以毛巾擦拭護理長的身體、臉，並用毛巾摀住護理長的口鼻。不久，護理長因為呼吸不順而發出不舒服的聲音，連帶身體產生反應。此時護士 A 進，她手上拿著五彩繽紛的氣球，見狀急忙把護士 B 拉開，且試圖舒緩護理長。

護士 A：妳怎麼了？妳不知道剛剛那樣很危險嗎？

護士 B：沒有，我只是恍神了一下。

護士 A：妳太累了。

護士 B：這些氣球要做什麼？

護士 A：護理長說想要一些氣球，這會讓她比較輕鬆。之前都是給小朋友玩的，她女兒也很喜歡。（像護理長）妳看，我把氣球帶來了。

護士 B 剪斷其中一顆氣球的繩子，氣球往天花板飛去。

護士 B：它卡在天花板上。

護士 A：我知道。我想讓一顆卡住也就夠了。（把氣球固定住）

護理長：剛剛怎麼了？

護士 A：沒事，可能因為睡姿的關係，呼吸有點不順。

護士 B：妳女兒剛剛說要找妳。（頓）她說她在學校被排擠。

護理長：被排擠？

護士 B：她說她們老師知道妳在這裡當護士。

護理長：可是這跟我女兒有什麼關係？我甚至沒有回過家。

護士 A：越來越多這種狀況了。很正常。

護士 B：這一點也不正常。

護理長：我要打電話回去，打電話。（拿起手機）

護士 B：不是每個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嗎？這一點也不正常。

護士 A：每個人也都有人身自由，有免於恐懼的權利，有追求幸福的權利

護士 B：對，這是誰規定的？

我甚至都快要忘記了我們曾經擁有的這些規定
是誰規定的，寫在哪裡，是寫在書上，還是寫在哪裡？

護理長：我沒有辦法講電話，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如果現在把我的煩惱放在天平上秤重
會比海沙更重

護士 A：你找不到那些規定文字的，永遠也找不到
只有那些隱而為現，不到期而落的胎兒
或是未見光的嬰孩可以理解
那些文字的意涵

沉默。護理長的呼吸又轉為困難。

護士 B：我去請醫生過來。

護士 B 離場。護士 A 開始照料護理長，動作如同一開場的護士 B。

護士 A：妳看，這些氣球
你說妳想要這些氣球
它會讓妳想到很多事情，跟現在無關的很多事情

妳說，要把這些氣球發給每一個病人
氣球沒有方向
如果它飛走了，就飛走了
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跟妳一樣

第七場

護士 A 護理長的床移開。護士 B 帶了許多氣球進場，並分了一些給護士 A。兩位護士開始將氣球固定在舞台不同的角落，且分別上下場數次又帶了一些氣球上場，將舞台上綴滿了氣球。護士 B 最後拖拉著黑色垃圾袋上場。

護士 B：當我到每個房間去發氣球的時候
我看見房間裡面的每一個人人都打扮得好漂亮
像是坐在一間等候室裡面
靜靜的等待自己下一次上場的時候
因為等待的時間是那麼長—
那麼長—然後我就忽然想到了
我已經很久沒有梳妝打扮了
我不是才二十出頭嗎？
還是我已經打扮了二十幾年了一

護士 B 將黑色垃圾袋中的衣服拿出來，裡面有洋裝、隔離衣、防護衣、口罩等。

妳看，這件衣服我之前才買的
我放在醫院裡，這樣我下班之後就可以穿著它去約會
就像一個青春的女子
雖然我不知道下一次約會是什麼時候了

護士 B 將原本的外衣脫下。

妳可以幫我穿這件衣服嗎？

護士 A 接過洋裝，幫護士 B 穿上。

妳覺得怎麼樣？
妳覺得他今天會來接我嗎？

我有跟妳說過嗎，他已經很久沒有接電話了
那種感覺就像是一個小孩子拿著風箏
一直以爲風箏會跟著他跑
直到他一回頭，才發現風箏已經消失了
只剩下一條線
一條線，然後他不知道
這一條線是不是過去他所擁有的風箏
是過去所遺留下來的痕跡
還是一個全新的物體—妳可以告訴我嗎？
爲什麼風箏會飛走，然後只留下
充滿困惑的人，爲什麼曾經擁有的會突然消失
就像我現在這樣
我不知道這個裝扮會把我帶到哪裡
如果我出去，就這樣走出去
他們會怎麼說？
他們會說，那是個迷路的女子
迷路的，美麗的，甚至是有點瘋癲的一

護士 B 拿起隔離衣與防護衣，示意護士 A 幫她穿上

還是我是安全的，無害的
這些沈重的衣著反而會讓我更加自由
活動的範圍可以更大，可以接觸到更多人
妳看，這樣適合我嗎？
最好是矇上眼睛
如果要出去，就矇上眼睛
我不喜歡別人的目光
把眼睛矇上

護士 B 拿起黑色垃圾袋，護士 A 幫忙他將眼睛部份矇上。

這樣一來，世界變得無比的遼闊
像是在沒有恆星的宇宙一樣
沒有光亮，也沒有界線

護士 B 開始在舞台上游走，動作由慢漸快，彷彿失去了方向感。他一邊跑一邊笑，護士 A 守護著她讓她不至於受傷。

你在哪裡？爲什麼不一起來呢—
我看不到前面，卻感到很快樂
什麼時候我
像是墜入了深淵

護士 A 抱住護士 B，慢慢卸除她身上的衣物。直到護士 B 的外衣悉數卸除，她失神的走向窗戶。

妳看，我現在在哪裡？
妳看，那些山

護士 A：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護士 B：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護士 A 替護士 B 戴上口罩，護士 B 持續喃喃自語。護士 A 替自己戴上口罩。

第八場

護士 A 將男人的病床由舞台中央緩緩推至下舞台，面窗處即是面對觀眾的地方。男子此時戴著氧氣罩。

護士 A：當我站在這裡，看出去
當我看出去的時候我會想
你也曾經站在這裡，看出去
今天的光芒幾乎籠罩了整個窗面
城市因爲煙塵顯得一片模糊
今天的光芒
就像是罌粟在罌粟的田裡搖曳形成的散漫的刺眼的光芒
在雪白帶灰的積雲之間
光芒從那裡射了下來
你相信會有誰從那些縫隙中出現嗎
你相信那些光芒不只是光芒
而是一道訊息，或是一種暗示嗎？

但是沒有人會相信
有一架飛機飛了過去
後面跟隨著一群飛鳥

有一架飛機飛了過去
像是一隻巨大的飛鳥
後面跟隨著一群飛鳥

停頓，護士 A 開始替男人擦洗身體

當我在這裡，看出去
當我看出去的時候我會想
你也曾經在這裡，看出去
我們看見的會是相同的嗎
我的眼睛，是不是就是你的眼睛
當你閉上眼之後，我會繼續看下去
當我閉上眼之後，會有另外一個人代替我繼續觀看這一切

我不會知道，也無權干涉他的視野
我不會知道，這種代代相傳的視力會不會有衰弱的一天
就像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同樣的錯誤會不會發生第二次

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一天不會再有了

護士 A 扶起男人，男人呼吸逐漸轉為不順暢，而發出痛苦的聲音

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
因為這樣我才是我自己
我希望你的眼睛就是我的眼睛
因為我不知道除此之外
我該如何瞭解
這個世界的模樣

停頓，護士 B 彷彿因為聽見男人的聲音而進場，與護士 A 對望

醫生要來了嗎？

劇終